

馮玉祥與西北軍(十)

——西北軍事史話之八

王禹廷

吳佩孚東山再起

十四年多，孫傳芳組織浙、閩、蘇、皖、贛五省聯軍，由浙出兵，驅逐蘇、皖地區的奉軍。馮玉祥和張作霖，在北方兵戎相見。奉系大將郭松齡，也率部倒戈，回師奉天。這一連串的事件，逼得張作霖內外受敵，處境極為黯淡。却給蟄伏岳陽的吳佩孚，製造了東山再起的好機會。由於吳的復起，演變而為直奉復合，聯手對馮，奉軍大舉入關，吳軍揮戈北上，又使馮軍陷於孤立苦戰。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，乃能乘機握勢，與師北伐，奠定湘、鄂，規復滬、寧，與馮軍會師中原，完成了統一全國的大業。這種連鎖反應，循環演變，可說是以吳佩孚的再起為其契機。所以在敘述吳、張、馮三方大戰之前，應該把吳佩孚一年來奔波流離的過程，先作一個概略交代。

吳佩孚於十三年十月，被張作霖、馮玉祥聯合打敗後，於十一月三日凌晨，在天津附近的塘沽，登上了華甲號兵艦，停泊大沽口外的海面，立即召集隨行的重要僚屬，會商以後的行動步驟。

。參加會議的人，懷於吳的剛愎個性，且在新敗之餘，窮無所歸，皆默默相對，不敢有所表示。只有處於客卿地位，素為吳所尊重的祕書長張其鏗，提供了五點意見：

- 一、放棄武力統一的政策。
- 二、改變御下態度，寬容政客要人，對於有見解有主張的人士，縱然是政敵也應予以適度的尊重，尤不可加以斥罵。
- 三、放棄洛陽，另在交通便利位置適中的地方，選擇新的根據地。
- 四、親賢遠佞，多引用新人才。
- 五、籌款三百萬元作為經費。

吳對張所提的這五點意見，表示接受四項，只有放棄洛陽，另選新根據地一項，不予同意。他在艦上停留了好幾天，看不見情況有好轉的希望，便駛離大沽，浮海而南。原打算在青島登岸，經過膠濟、津浦及隴海鐵路，轉赴洛陽。可是山東督軍鄭士琦，不准他在烟台和青島登陸。吳不得已，只好繼續南行，由上海入長江。十四日過南京，齊燮元曾登艦與他一晤，但無歡迎

他上岸的表示。只有望重東南的南通狀元張季直，表示了一份秀才人情，派遣專人送來一封慰問信，大有雪裏送炭的意味。吳認為窮途知己，大為感動。張函中勸吳「少飲酒，勿任氣，」并附詩一首：

「壯語招時忌，斯人實可嗟，一舟成敵國，四海欲無家。治易劉中壘，能軍李左車，盈謙有消息，天壤即龍蛇。」

吳繼續西行，於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到漢口。這時的湖北督軍蕭耀南，係第三師的老幹部，吳任第三師師長時，蕭是屬下的旅長，一直是吳的心腹大將，他於民國十年出任湖北督軍，也出於吳的提拔。吳認為蕭是他的嫡系，湖北是他的地盤，就想以武漢為根據，重整旗鼓。所以他到了漢口，立即發表表蕭（十七日）電，組織護憲軍政府。蕭電領銜的是齊燮元，吳自己則屈居第五名，浙、閩、贛、鄂、皖、陝、豫、川、粵各省的實力人物，如孫傳芳、蕭耀南、劉鎮華、蔡成勳

、周蔭人及海軍將領等共二十一人，均曾列名，聲勢可謂浩大。但是通電發表以後，列名其上的有人表示否認，有人表示異議，而蕭耀南也暗示不歡迎吳留在武漢。吳氏在漢口僅僅停留了兩天，即於十一月十九日黯然離開，沿京漢鐵路北上，經過鄭州，轉赴洛陽。收集舊部，佈置防務，并在鄭州設立護憲軍總司令部。這時北京政府新任命的河南軍務督辦胡景翼，率領國民二軍，沿京漢鐵路南下，已在冀、豫交界的漳河兩岸地區，和吳軍李倬章部發生戰事，李部失敗，胡軍乘勝向南急進。依附吳氏數年，駐在陝西的鎮嵩軍劉鎮華，此時却見風轉舵，接受段祺瑞的命令，派所部憨玉琨、張治公等師，由陝東開，宣佈討吳。憨玉琨軍抵潼關，對吳連續發出限日離境之電報，并率部向洛陽、鄭州進逼。原屬陝西靖國軍系統的河南紳耆張鈞，聯絡地方人士，在鄭州組織弭兵會，反對把河南變成戰場，實際上是迎胡驅吳的一種表示。在此四面交攻之下，吳佩孚兵殘力弱，無法在河南立足。於是又沿京漢鐵路匆促南行，十二月二日到豫南信陽。在專車行進之時，蕭耀南連來急電，請吳「車駕勿履湖北」。且勸吳下野，願意供應旅費，請吳出洋。吳不得已，乃致電段祺瑞，表示擬入鷄公山養病，即於十二月六日上鷄公山。

段與張援吳制馮

鷄公山屬於湖北，與河南接壤，屹立中原，介於南北之間，峯巒競秀，景物幽美，氣候適宜，是一個靜居休養的好地方。附近各省的達官富

賈，多在山間建築別墅。吳氏登山後，借住其部將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鵬的別墅中。可是山雖靜而人不靜，吳佩孚到了鷄公山，鷄公山就變成各方注目的所在。首先來的是段祺瑞的代表，他拿着段給吳的親筆信，表示要給吳海陸軍元帥兼直魯豫巡閱使的職位。吳一想他與段多年為敵，現在段在張、馮兩大勢力夾持之中，處境頗苦，所以想拉他出來，成為一支制衡張、馮的力量。但是自己勢窮力蹙，一時難有作為，而且也不願放棄立場，供段利用。所以苦笑着對段的代表說：「請你上覆芝老，我吳某上鷄公山，便是決心不問世事。我今已顧下野，只是不想發通電聲明而已。」此時胡景翼的隊伍，業已攻佔李倬章部所據守的信陽，進抵鷄公山下，通知吳佩孚即日離開鷄公山。蕭耀南也派其第一師師長寇英傑登山見吳，請吳不要入鄂，以免胡景翼資為口實，進入湖北。蕭為了表示拒吳入境的決心，竟把京漢鐵路軌拆掉一段，以阻止吳之專車前進。不可一世的吳大帥，月餘以來，棄天津，奔青島，過南京，走漢口，進出洛陽，上下鷄公山，踏遍了半個中國，茫茫大地，竟無他容身之所。從前他被入尊崇，被人擁戴，如今則被人驅逐，被人拒擯。而尊、戴、驅、拒他的人，却都是他認為受他提拔，受他恩惠的人。吳最重視也能實踐中國的傳統舊道德，而今炎涼異勢，滄桑滋感，禁不住疾病纏身，頭髮也白了很多。就在他走投無路的時候，湖南的趙恆惕和四川的楊森，都向他伸出了同情之手，派人迎他入湘或入川。患難見交情，吳佩孚大為感動和感慨。乃於十二月二十八日

離開鷄公山，專車南行，到了廣水，因路軌被拆，無法前進。蕭耀南且令寇英傑，執行段祺瑞所發「逮捕吳佩孚，解京治罪」的命令，這當然是蕭的一番做作。寇是吳的部下，自然不肯認真執行，而且儘可能保護吳的安全。楊森的代表劉泗英挺身而出，到武昌見蕭耀南，勸他「應付段執政，保全吳大帥。」蕭對劉表示不會賣主求榮，但為了保全湖北，請吳不要進入武漢。同時提出三點要求：(一)請吳不要駐岳陽(湖南)，改住黃州(湖北)。(二)吳的衛隊以兩營為限，其餘全數編遣。(三)所乘兵艦決川號和潛蜀號解除武裝，僅用作交通工具。廣水到漢口的火車行程，本來只要幾個鐘頭，此時因為路軌拆拆裝裝，交涉來來往往，整整耽擱了三天，吳氏於十四年元旦，才到漢口大智門車站。蕭耀南避不見面，不斷派人見吳，請他入住法租界，吳堅不同意。湖北各團體也以「拒吳保鄂」為理由，請蕭耀南促吳立即離開湖北。吳佩孚不得已，乃於一月三日，乘決川、潛蜀兩艦，東航黃州，暫作停留。他在黃州期間，嘯傲江山，遊覽名勝，曾作詩若干首，發抒胸中抑鬱，茲擇錄幾首如下：

「為謀統一十餘秋，嘆息時人不轉頭；贏得扁舟堪泛宅，飄然擊楫下黃州。」
 「戎馬生涯付水流，却將恩義反為仇；與君釣雪黃州岸，不管人間且自由。」
 「人生切莫逞英雄，萬事無如一理通；虎豹還須防蟹豸，蛟龍最怕遇蜈蚣。小人行險終須險，君子固窮未必窮；百尺

樓船沉海底，只因使盡一船風。」

黃州在武漢東方，只有二百二十華里的距離，吳佩孚暫時停留在那裏，仍然引起各方面的注意。段祺瑞和張作霖本來視吳為最大的敵人，可是吳一垮台，馮玉祥的勢力崛起，他與廣東方面的接納，跟其他南北軍閥的利害結合完全不同，是有其思想和主義為背景的。這在段、張認為是根本大患，絕對不能容忍，所以都有援吳制馮的打算。段很想把吳拉回北京，如能為他所利用，固然很好，否則吳處在輦轂之下，也較放心。因此，段的親信王揖唐，又於二月二十五日專往黃州見吳，勸其入京，與段合作。吳氏虛與委蛇，不為所動，王揖唐毫無結果而去。段祺瑞吃不下這口氣，放不下這條心，乃密令海軍司令許建廷，率領兵艦八艘，駛往黃州捉拿。此一秘密計劃，吳很快得到前海軍司令杜錫珪的急電通知，即於三月二日開足馬力，乘夜衝過武漢，直駛岳陽。許建廷遲到兩小時，吳得脫出被捕之厄。湖南是對北京政府宣布獨立的省份，吳氏一到岳陽，段祺瑞便奈何他不得了。吳於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(夏曆三月初七日)在岳陽度其五十二歲生日，比起兩年前他在洛陽過壽，自然今不如昔，但各方到賀的人仍然不少，連張作霖也曾派來代表。趙恆惕送吳的壽聯，即景言情，頗為貼切，曾經傳誦一時。聯云：

「生平愛樂關天下；
此日神仙醉岳陽。」

「討賊軍」總司令部

吳佩孚在岳陽一住就是七個多月，在這期間，北方大局變化甚為劇烈。奉軍長驅南下，飲馬長江，有關各省惴惴自危，乃有聯防自保的活動。首先是在吳策動下，湘(趙恆惕)、鄂(蕭耀南)、川(楊森)、黔(袁祖銘)、四省聯防。不久，豫(岳維峻)、陝(孫岳)、晉(閻錫山)三省跟着加入，其中線索，則是岳維峻和蕭耀南在鷄公山會面溝通的。以後孫傳芳的五省聯軍(浙、閩、蘇、贛、皖)也與合流。再加上甘肅張兆鉀，廣西馬濟(實際上馬在湖南)，便湊够了十四省，也就是以後吳復出時所稱十四省討賊聯軍的由來。十四年十月二十日，蕭耀南首先致電吳佩孚迎請出山，吳就在岳陽發表通電說：「奉軍深入，政象日非，孫馨帥(孫傳芳)……周繼帥(周蔭人)……蕭珩帥(蕭耀南)……電擬請鈞座出山。……救國鋤奸，豈容袖手，茲定於二十一日赴漢。」

吳佩孚於廿一日到達漢口，立即在查家墩成立討賊聯軍總司令部。這個機構的名稱，原擬為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部，吳覺得受了地區局限，不足以籠罩全國，就把十四省三個字刪去，以顯示他領導全國，共同討賊的浩大聲勢。他的幕府人選，頗極一時之盛：

參謀長蔣方震(號百里，兵學權威)。
秘書長張其鐘(滿清進士，曾任廣西省長)。
總參議章炳麟(號太炎，革命前輩，國學大師)。

軍務處長張福來(曾任河南督軍)。
外交處長張志潭(曾任北京政府內務總長)。

交通處長高恩洪(曾任北京政府交通總長)。
財政處長白堅武。
高級參謀張方嚴(曾任吳之參謀長)。
秘書幫辦楊圻(號雲史，江東名士，大詩人)。

就上列的人事陣容來看，這個總司令部不啻是變相的軍政府，而處長人選也不啻未來各部的總長候選人。吳氏復出後的野心和氣勢，由此可見。十月二十二日，吳氏發表外交宣言：尊重已定條約，保護在華外僑。惟望各國不以武器及經濟接濟對方。

廿四日，吳佩孚發出討奉通電，并發布重要將領如下：

蕭耀南，討賊聯軍鄂軍總司令兼後方籌備總司令。
陳嘉謨，討賊聯軍鄂軍副司令兼第二路總司令。

寇英傑，討賊聯軍鄂軍第一路總司令。
盧金山，討賊聯軍鄂軍第三路總司令。
馬濟，討賊聯軍桂軍第一路總司令。
袁祖銘，討賊聯軍川黔軍總司令。
鄧錫侯，討賊聯軍川黔軍副司令兼川軍第二路總司令。

劉湘，討賊聯軍川黔後方籌備總司令。
劉存厚，討賊聯軍川黔後方援軍總司令。
楊森，討賊聯軍川軍第一路總司令。
賴心輝，討賊聯軍川軍第三路總司令。
王天培，討賊聯軍黔軍第一路總司令。

彭漢章，討賊聯軍騎軍第二路總司令。

周西成，討賊聯軍騎軍第三路總司令。

吳的這番部署，單就表面看來，陣容似乎很大，可以比擬一年以前他在北京四照堂點將的盛況。可是一究實際，則是外強而中虛。除了湖北蕭耀南及其所屬的三路軍隊，算是具有實力，且係吳的舊部，可以勉供驅使以外。其他川黔各軍，均係地方性的武力，只能撐撐門面，壯壯聲勢，很難發生實際的作用。而且蕭耀南當時雖然對吳表現的很恭順，却不肯認真支持，直待十五年二月蕭氏病歿，吳才能收其兵力，採取行動。

吳佩孚在岳陽、漢口的通電陸續發表後，首先是南京的孫傳芳發電響應，孫在電文中稱吳為「我帥」，且說「傳芳不敏，願執鞭以隨其後。」緊接着孫的五省聯軍系統中陳調元、白寶山、方本仁、馬玉仁、鄧如琢以及海軍杜錫珪等將領，先後發出一連串的通電，交織成一片擁吳聲和討奉聲，武漢頓成爲全國視線集中之地。北京方面，段祺瑞受了奉、馮雙方的迫促，於十一月十三日，正式頒布了討伐吳佩孚、孫傳芳的命令。無論在南在北，爲敵爲友，吳又被視爲大大的風雲人物。

吳的陣營分三派

吳佩孚這樣大張旗鼓的討「賊」，這個「賊」究竟是誰呢？在他們的陣營中，主張和看法大不相同。大體上可以分爲三派：

一、吳本人以討伐馮玉祥爲第一目標，不惜聯奉討馮。

二、蔣方震主張聯絡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及各方面的反奉力量，共同討奉。

三、孫傳芳及吳的大將靳雲鶚等，主張聯馮討奉。

茲就以上三種主張略加分析：

擁吳復出的各方渠魁，對於張作霖劇擴張所加的壓力，同感警惕和恐懼，所以才擁吳出來領導，他們心目中的「賊」當然指的是張作霖。此時孫傳芳正在蘇皖地區，與奉軍大動干戈，已與馮玉祥有所結合。他佔領南京後，急望吳由鄂出兵，對奉張大張撻伐，當然要吳聯馮。吳的大將靳雲鶚，認爲張作霖是他們最大的敵人，馮玉祥則原屬直系，應當聯馮以增加討奉的力量。在當時吳的陣營中，贊成這一主張的居於多數。

吳所敬重而新聘任的參謀長蔣方震，力主安撫湖南唐生智，聯合東南孫傳芳，并與廣東方面的國民革命軍尋求合作，結成一個強大的陣線，共同討伐張作霖。蔣氏對於時代潮流及人心趨向，有其深切認識。他與孫傳芳有日本士官前後同學之誼，與唐生智有保定軍校師生之誼，關係都非常密切，廣東方面也有相當連繫。他對此主張甚堅，奔走甚力，而且已有相當效果。吳的重要幕僚，也有人支持此一意見。

可是吳佩孚的想法却跟他們完全不同，他認爲當前的第一個敵人是馮玉祥，其次才是張作霖。張是舊仇，馮是新恨，舊仇可以緩報，新恨必須即消，所以他以討馮爲第一目標。這與上述諸人聯馮討奉的主張大異其趣，只是迫於大勢，不能公然掛出討馮的招牌，祇好暫用可奉可馮的這

個「賊」字。等到張作霖、張宗昌對他大送秋波，略施反間，他便揭開真面目，從事於聯奉討馮了。

就當時各方的情勢分析，吳佩孚這次得以東山再起，他本身并無雄厚的實力憑藉，完全由於客觀環境所促成，才給他造就了另一次的黃金時代。因爲當時一國父逝世未久，廣東方面雖具有一股新銳之氣，但正在弭平內部，尙未凝成強大的出擊力量。張作霖於蘇、皖棄守，郭松齡倒戈之後，喘息未定，正陷低潮。其他直系各軍，一致盼望吳佩孚出而領導，對付共同的敵人——張作霖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爲吳氏借箸代籌，上述的三種意見中，蔣方震的主張無疑乃是上策，孫傳芳的主張也不失爲中策。吳佩孚如果懂得政治藝術，運用政治手腕，不難重振雄風，建立起一番事業。可是他偏偏剛愎自用，走上他自以爲是下策。遂使蔣方震感覺所志難遂，掛冠而去。孫傳芳貌合神離，不曾真正合作。唐生智歸順革命，增強了國民革命的武力，作了北伐的先鋒。靳雲鶚雖然在吳復起後，轉戰數省，功勞卓著，也因與吳的意見不合，在北進途中被吳免職，自毀了一員戰將。馮玉祥則繞道北伐，會師中原，再一次給吳狠狠的一擊。這便是吳佩孚乘勢而起，倏然而敗的主要原因。

蔣方震獻策不售

蔣方震出任吳佩孚的參謀長，在當時堪稱是一件大事。如果他的主張能爲吳採納實施，則那時及其以後的中國歷史可能要重寫一番。所以筆

者想把蔣氏的生平及其與吳佩孚、馮玉祥、孫傳芳諸人的離合關係，在這裏約略的插敘一下。

蔣方震是浙江海鹽人，清光緒廿七年赴日留學，卅一年在士官學校第三期，以步兵科第一名畢業，而為全校的冠軍。依照士官學校的成例，榜首由日本天皇頒賜軍刀，乃屬最大的榮譽。蔣氏以中國人獲此殊榮，日本學生大為妬憤。因此該校自第四期起，中、日學生就分別編隊，以杜絕中國人再有奪魁的機會。蔣氏畢業回國，受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之聘，出任新軍督練公所總參議，策劃整軍工作。當時東北軍隊龐雜，新舊軍對立排擠，蔣氏以留學生贊勳軍務，頗為舊派所忌，故不能安於其位。趙爾巽愛其才華，資助其赴德國深造。他在德留學五年，并赴義大利遊覽，對軍學造詣益深。回國前遍詢當世的兵學家，多所請益。德國軍界著伯盧麥將軍，在歐洲頗負盛名。他對蔣氏特別欣賞，曾拍着蔣的肩膀說：「你回去好好幹，希望能把你的所學，實踐發揮。我會聽人說過，拿破崙生前曾對人講：百年以後，東方將有兵略家出現，以繼承他們古昔的兵學原則（按，指孫子兵法），為歐洲人的大敵，你好好努力吧！」蔣回國後，仍膺趙爾巽之聘，復任督練公所總參議，策劃東北第一線國防，以俄國與日本為假想敵。不久，武昌起義，蔣氏與吳景濂等策動東省獨立，不為舊派軍人張作霖等所容，間關出走，幾遭不測。民國成立，出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，銳意興革。因為得不到上級長官的支持，無法實現其抱負，憤而自殺，獲救辭職。民國四年，袁世凱陰謀稱帝，蔣氏奔走

南北，協助梁啟超、蔡鍔等發動討袁軍事。民國七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，開和會於巴黎。梁啟超組團赴歐考察，蔣氏與張君勱、丁文江等人隨行。歷時年餘，對於政治、經濟、哲學、歷史、文學、美術等，無不深切研究，收穫甚豐，影響至大，聲名益噪。

民國十年九月，吳佩孚介入湘、鄂兩省之爭

，兵臨岳陽，氣吞三湘。蔣氏與張紹曾居間調解。他和張跟湖南督軍趙恆惕是日本士官同學，與張交情更好，張與吳是兒女親家。運用這些關係，促成吳與趙在岳陽兵艦上晤面締和，解救了湖南的危機，也給吳以下台的階梯。這是吳與蔣結識之始，吳對蔣印象至深。十一年直奉戰後，馮玉祥出任河南督軍，常邀蔣氏到開封給官兵講演。以後馮氏練兵南苑，仍請蔣每週到軍中講課，并有意請蔣出任他的參謀長，蔣因故未接受。十三年直奉第二次戰爭，吳佩孚北上督師，在北京約蔣晤談，請協助討奉。蔣氏戒於翻雲覆雨的政潮，不願以無黨之身陷於漩渦，故託詞未應命。吳又約蔣待打敗奉軍後，協助對湖南用兵，蔣也沒有答應。但於吳之對其見重及爽朗性格，深具好感。迨馮玉祥班師回京，吳佩孚前後受敵，蔣對吳更為同情，曾潛至秦皇島與吳會晤。當與約定，願南下聯絡各方，共同討奉。旋即移居上海，來往於浙、鄂、湘三省，一面團結孫傳芳、蕭耀南等直系餘力，一面爭取趙恆惕、唐生智的合作，并派人入粵聯絡，擬結成聯合反奉陣線，以張作霖為共同的攻擊目標。經過不斷奔走，業已具有成效。所以於吳佩孚再起後，膺聘就任其

總參謀長，冀圖大展抱負。不料吳對他表面上雖很敬重，却不肯接納他的主張。他深覺違反最初的動機與反奉大計，就沒有戀棧的必要，乃回上海，電吳辭總參謀長。而在孫傳芳處作客，參與機謀。十五年秋季，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初，蔣總司令欲請方震出任其總參謀長，方震以辭吳未久，遽任國民革命軍的要職，與吳為敵，情實不妥，故未接受。孫傳芳亦欲請其出任參謀長，他也婉謝。迨北伐軍直搗武漢，吳佩孚向孫傳芳求援。蔣以與國民革命軍已有默契，故未勸孫救吳。及孫傳芳首鼠兩端，不肯與革命軍合作，而受到革命軍的討伐，孫又投靠張作霖，蔣遂與孫決然斷絕。後此若干年，他對吳佩孚和孫傳芳的成敗得失，頗有中肯的評論。他說：「吳子玉讀書不化，剛愎天成。他的一心一意想學仿關（羽）、岳（飛），就是讀書不化而強求其解的緣故。但正因有此，所以在舊軍人中以堅貞著稱，其實是勉強的。不過這種勉強的功夫，常人殊難學到，仍覺可貴。其敗，在自信過甚，總以為人謀皆出己下，所以一蹶之後，不易再振。孫轅遠天資有餘，惜少讀書。然而禮賢下士，自謂一介武夫，但習軍旅，不諳政治，還請諸位幫忙。這種地方較吳子玉的常拿關壯繆、岳武穆的面孔對人，高明得多。其敗，在自作聰明，好弄虛玄，且待人不誠，陰險可慮，所以不得善終。但這兩個人人在位的時候，畢竟都想作一番事業，縱使大權在握，尚不敢故為非分。」這可說在一部國民軍閥史中，對吳、孫二人最適當的評語。

北伐完成以後，國民革命的陣營內迭起爭端

。唐生智於寧漢分裂失敗後得以再起，蔣氏為其多方奔走，關係甚大。十九年的歲尾年頭，唐又在河南前線稱兵構亂。蔣在上海電唐，中有「東不如西」之句，其意在勸唐向西北發展，不必逐鹿中原。原電被當局截獲，深致誤解，將其囚於南京獄中。廿年底，寧粵合作，政局變動，賴其門人陳銘樞（時任行政院副院長、交通部長、京滬衛戍司令長官等要職。）的營救，始獲自由。靜居上海，讀書寫作，一度赴日本考察。其名著「國防論」、「東方文化史及哲學史」等書，皆於此時出版。二十四、五年間，奉政府派遣，赴歐洲各國，考察總動員法之實施，以為我國全面抗戰時總動員的參考。二十五年多回國，奉召至西安，適逢「西安事變」發生，蔣氏與軍政權要多人，同被羈留。他以超然地位，居間奔走，對於變局的解決，起了很大作用。事後他離陝到滬，向當局提出遊歐考察的報告，共有七次之多，內容至為詳盡。綜其要點：（一）現代經濟以及其他部門，無一不與國防有密切關係，各國技術不同，其以國防為中心的思想則一。（二）過去為平面戰爭，今後將蛻化為立體戰爭。（三）海、陸、空當平均發展，應置空軍於主要地位，三軍以上，冠以統籌國防的總機構。（四）國家用人，應令勇者受勳，能者在位。他所說的前面三點，在當時確實是真知創見，最後一點，似係有感而發，均蒙當局重視，也為以後事實的演進所確證。二十六年全面抗戰爆發，蔣氏奉派赴德、意、英、法、比利時各國，從事外交活動，其重點則在德、意兩國。次年回國，對於軍國大計，多所獻替。并常

在報端發表文章，如「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」、「抗戰的基本觀念」、「歐洲大陸英雄之覆轍」、「諸文，鼓吹抗戰到底必獲最後勝利的理念，對國人啓迪甚多，影響至大。其「日本人」一文，言簡意賅，為其三十餘年來研究日本的結晶。結語說：「勝也罷，敗也罷，就是不要同他講和。」因為當時平、津、京、滬相繼撤守，戰事向大後方轉移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，正在調停中日戰爭。蔣氏此論一出，深受各方重視，成為抗戰期間的金科玉律。旋奉派代理陸軍大學校長，（按當時所有各級軍事學校，除軍樂及獸醫兩校外，皆由最高當局兼任校長。當局原委任蔣氏為陸大校長，他堅決謙辭，乃改為代理校長。）為國家作育高級軍事人才。并在陸大附設國際問題研究所，負責研究國際情報。其時陸軍大學設在湖南桃源，他因最高當局時有諮詢，往來湘、鄂之間，備極辛勞。馮玉祥在陸大特別班隨班聽講，參加畢業典禮，蔣請馮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身份，登台致詞。馮氏謙謝，願以學生資格唱名受訓。兩人風範，頗為人所稱道。他們於正常課業之外，并常研討抗戰有關的重大問題。嗣因敵騎深入，中央決定放棄武漢。陸大亦將遷往貴州遵義，蔣氏籌劃遷校，心力交瘁。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，行抵桂、黔途中之宜山，夙病復發，竟告不治，享年五十七歲。一般認為少了一個絕不可少的人才，乃是國家無法彌補的損失。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，國民政府曾頒明令褒揚。

蔣方震才華卓絕，聲名洋溢。他的好友李烈鈞說：「他的肚子裏包含四館兩院，四館為博物

、圖書、史料、科學，兩院為文學、軍學，外加各式講座，還有隨意小酌。」確非浮泛的恭維之詞。曾有人給蔣氏推過命理，說是「十全大破」的格局，所以雖具長才，難獲大用，未能給國家作出應有的貢獻，實在可惜。他不但是當代中國的名軍略家，就是在歷史及國際的標準上，也有其相當的地位。他在闡論國防經濟時，曾說：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民族之盛衰，繫於下列原則：「戰鬥條件與生活條件一致則強，相離則弱，相反則亡。」誠為放之四海而皆準，俟諸百世而不惑的不刊之論，而成為舉世公認的建國指針。他生前雖然權位不尊，但其學術造詣之高，在中國歷史上自有其地位，而會傳諸永久的。

民初三湘人物

(原名新湘軍志)

胡耐安教授著 定價台幣25元
革命湘軍掌故軼事
 上起譚老總。下逮曹廚子
 全書分為十二個段落。

- (一) 新湘軍志概述 (二) 總司令譚延闓
 - (三) 一軍軍長宋鶴庚 (四) 二軍軍長魯滌平
 - (五) 三軍軍長謝國光 (六) 四軍軍長吳劍學
 - (七) 五軍軍長陳嘉祐 (八) 六軍軍長蔡鉅猷 (附：陳渠珍唐榮陽)
 - (九) 六軍師師長張輝瓚 (十) 連籌璋 盧呂蕊 鄧
 - (十一) 師師長楊綽仲 (十二) 新湘軍志書後
- 關心革命史事的人尤其湖南朋友。都該值得一讀。